

語言學教材系列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音韻學教程

(第三版)

唐作藩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唐作藩 著

音韻學教程

周祖漢 審

第三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音韻學教程/唐作藩著. —三版.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8
ISBN 7-301-01698-0

I. 音... II. 唐... III. 漢語-音韻學-教材 IV.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80686 號

書名:音韻學教程(第三版)

著作責任者:唐作藩 著

責任編輯:胡雙寶

標準書號:ISBN 7-301 01698-0/H·176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話:郵購部 62752019 發行部 62759712 編輯部 62752028

排版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印刷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行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銷者:新華書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開本 7 625 印張 175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3 版 2005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定價:11.50 元

目 錄

| | |
|-----------------------------|---------|
| 第一章 緒 論 | (1) |
| 第一節 音韻學的對象 | (1) |
| 第二節 音韻學的功用 | (4) |
| 第三節 音韻學的學習方法 | (12) |
| 第二章 音韻學的基本知識 | (15) |
| 第一節 漢語音韻結構特點 | (15) |
| 第二節 反切 | (19) |
| 練習一 | (27) |
| 第三節 關於聲紐的概念 | (28) |
| 練習二 | (39) |
| 第四節 關於韻母的概念 | (39) |
| 第五節 關於聲調的概念 | (53) |
| 第六節 等韻圖 | (61) |
| 練習三 | (73) |
| 第三章 《廣韻》音系 | (75) |
| 第一節 《廣韻》的由來和體例 | (75) |
| 第二節 《廣韻》的性質 | (92) |
| 練習四 | (98) |
| 第三節 《廣韻》的聲母系統 | (99) |
| 第四節 《廣韻》聲母和現代普通話聲母的比較 | (114) |

| | |
|-----------------------|-----------------|
| 練習五 | (126) |
| 第五節 《廣韻》的韻母系統 | (127) |
| 練習六 | (155) |
| 第六節 《廣韻》韻母和現代普通話韻母的比較 | (156) |
| 第七節 《廣韻》的聲調 | (171) |
| 練習七 | (178) |
| 第八節 《廣韻》音系的構擬 | (179) |
| 第九節 《廣韻》反切的規律 | (185) |
| 練習八 | (191) |
| 第四章 漢語音韻學簡史 | (193) |
| 第一節 韻書產生以前的古音研究 | (193) |
| 第二節 《廣韻》以後的韻書 | (202) |
| 主要參考書目 | (214) |
| 術語、人名及論著索引 | (216) |
| 後記 | (232) |
| 附：遊音韻山記 | 王建軍(234) |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音韻學的對象

音韻學又叫聲韻學。它是分析研究漢字的字音和它的歷史變化的一門科學。

音韻學和語音學都是研究語音的，但又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因為它們研究的對象不一樣。語音學是研究人類發音的生理基礎和物理基礎。詳細一點說，語音學是對人類的發音進行客觀的描寫，着重分析人類語音的生理現象和物理現象，講述發音器官的作用，分析各種語音的構成。它適用於各個民族的語言。具體到各個語言來說，研究漢語的有漢語語音學，研究英語的有英語語音學，研究法語的有法語語音學等等，而一般的叫普通語音學。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語音學又可以稱為普通語音學。它的作用在於訓練人們發音、聽音、辨音和記音的基本技能。而利用科學實驗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的語音學，叫實驗語音學。

至於音韻學則不同。它是專門研究漢語的語音系統的，而且主要是研究中國古代各個歷史時期的漢字讀音及其變化，屬於歷史語音學範疇。它是中國傳統的一門學問，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研究語言文字的學問有個專有的名稱，叫“小學”。最初所謂“小學”和今天“小學”的含義沒有多大的差別。根據《大戴禮記》記載，周代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又《周禮·保氏》說：“保氏掌

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保氏”是古代職掌教育的官名；“國子”是當時公卿士大夫的子弟；“六藝”則有不同的說法：早期的六藝，是指的禮、樂、射、御、書、數，後來“六藝”又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學六種技藝也好，學六經也好，作為童蒙來說，首先都要學識字，故叫“小學”，意思是最基礎的學問。到了漢代，就開始把研究文字的學問叫“小學”了。《漢書·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唐顏師古注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可見這裏的“小學”就是指研究文字的學問了。

文字的研究包括三個方面：字形、字義和字音的研究。我國分析研究字形最早的一部書就是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成書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年了。後來又有晉呂忱的《字林》，梁顧野王的《玉篇》等同類的字書。研究字義的書，最早的一部要算《爾雅》了。過去有人說《爾雅》是周公所作，那是不可靠的，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不晚於秦漢之際的一部作品。它把先秦到漢初人們對經書的注解搜集在一起，編成了這麼一部同義字或近義字的字典，屬於訓詁範圍。類似這種按字義來編排的書，還有西漢揚雄的《方言》，東漢劉熙的《釋名》，晉張揖的《廣雅》等。在分析字音方面，我們在漢代的典籍裏，只看到一些有關這方面的名詞術語，如“急言”、“緩言”、“急氣”、“緩氣”之說，“長言”、“短言”之說，“閉口”、“橫口”之說，“舌頭”、“舌腹”之說等，但這些術語究竟指什麼，有的還搞不清楚。另外，還有一些名稱，如“聲近”、“聲同”、“讀若”、“讀如”和“讀爲”、“讀曰”等，有的專用於注音，有的兼釋通假字。至於專門分析字音的著作，出現得比較晚。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我國最早的一部韻書是三國魏人李登的《聲類》，其次是晉呂靜的《韻集》。但是這兩部書早已失傳，大概到唐代就很少

有人看到過。現存最早的一部韻書，是隋代陸法言的《切韻》。這部書把同音字編在一起，按四聲分韻排列，是供作詩押韻選字用的。

到了唐代，這種研究字形的字書、研究字義的訓詁書和研究字音的音書（也稱“韻書”），就越來越多了，“小學”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也就是說，在漢代，“小學”只限於文字學內容，到了唐宋時代，“小學”就可以分為文字之學、訓詁之學和音韻之學了。唐宋以後，再經過元、明、清各代一些學者的研究，我國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清人謝啟昆編《小學考》，把古代分析字形、字音、字義的書搜集在一起，一一加以介紹。他把“小學”分為四類，除文字、聲韻、訓詁三類之外，還有一“音義”類，如《漢書音義》、《晉書音義》等。

就音韻學來說，後來又細分為三個部門，即今音學、古音學和等韻學。“今音學”是以《切韻》系韻書作為對象，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時代的語音系統的；“古音學”是對“今音學”來說的，它研究的對象是先秦兩漢的詩歌韻文，而以《詩經》用韻為主要的根據，並且結合形聲字，研究上古時期的語音系統。至於“等韻學”，它是以宋元以來的等韻圖作為研究對象，最初是分析韻書中反切。所以唐宋金元只言“切韻之學”或《切韻法》，如宋《盧宗邁切韻法》。明初以後現存最早的等韻圖《韻鏡》、《七音略》，基本上就是分析《切韻》系韻書的反切所反映的語音系統的。後來音韻學家又用它來研究、分析、描寫近代的語音系統。到了清代，古音學家又利用等韻去研究古韻。所以“等韻學”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普通語音學，或者說是中國特有的傳統的語音學。“今音學”、“古音學”和“等韻學”的這種三分法，是中國傳統音韻學的習慣分類。如果給它個更科學的名稱，今天我們可以把這三門傳統的學問分別稱為“廣韻學”（或“切韻學”）、“古音學”和“等韻學”。另外學者們還提出以元代《中原音韻》系統的韻書和分析近代語音的等韻圖為對象，建立一門“近

代語音學”(有人主張稱“北音學”)。漢語音韻學就是這四個部門的總稱。這四個部門也就是音韻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和基本內容了。

那麼,學習的時候,這四部分應該以哪一部分為主呢?我們以為,應該以“今音學”(即“廣韻學”)做基礎。這是因為,正是在韻書產生以後,音韻學才開始成為中國語言文字學的一個重要部門,而古音學又是在今音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早期的等韻學也是以《切韻》系韻書為對象的,所以說,我們的學習重點應該放在“今音學”也就是“廣韻學”上,或者說放在《廣韻》這部韻書上也並不過分。

第二節 音韻學的功用

我們學習音韻學的目的總的說來是古為今用,細說起來有這麼幾個方面。

(一) 是為了更深入地瞭解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

我們知道,現代漢語是由古代漢語發展而來的,現代漢語的語音當然也是由古代漢語的語音發展而來,音韻學就是研究古代漢語的語音系統,研究它是怎樣發展變化到現代漢語的。

同學們通過現代漢語即普通話語音學的學習,對現代漢語的音韻系統已經有所瞭解,知道它有多少元音,多少輔音,認識了它們的發音生理基礎和物理基礎。當然,掌握這些,一般是用不着音韻學知識的。但是在分析現代漢語的語音結構系統的時候,就和歷史音韻學聯繫起來了。現代漢語中講聲母、韻母、聲調這些名稱,就是用的傳統音韻學的術語。我們如果要進一步考察現代漢語語音的聲母、韻母和聲調之間的結合關係,沒有歷史音韻學的知識更是講不清楚的。比如現代普

通話裏的 g[k]^①、k[k']、h[x]和 z[ts]、c[ts']、s[s]六個聲母，只能與開口呼、合口呼韻母相拼，而不能跟齊齒呼和撮口呼韻母相拼。而 j[tɕ]、q[tɕ']、x[ç]三個聲母的拼音規則正好相反。這是現代漢語即普通話語音的一個結構特點。這個特點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因為它們的來源不一樣，演變的規律有所不同。另外，我們講四聲，講陰、陽、上、去這些名稱，也是傳統的。為什麼平聲分陰陽，為什麼叫上聲、去聲，而不叫別的名稱？這些也是和歷史聯繫得很緊密的。所以說，現代漢語的語音結構規律，跟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是有密切關係的。只有懂得了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才能進一步掌握現代漢語語音結構的規律。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我們只有掌握了語音演變的規律，才有利於做好現代語音的規範化工作。為什麼要搞規範化呢？因為現代漢語語音出現了不規範的現象，語音方面產生了分歧，需要加以選擇，需要進行審音定音的工作。這個工作既要考慮到民衆的讀音習慣，也要提供歷史的根據。比如說“締結”的“締”字，過去有 dì 和 tì 兩讀，《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採取了 dì，放棄了 tì。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呢？這是因為讀 dì 符合語音的歷史演變規律。“締”字在《廣韻》裏屬於去聲霽韻。霽韻中的“締”字有很多同音字，如“弟、第、遞、逮、棗”等，既然它的同音字讀 dì，它也應該讀 dì，這是符合一般規律的。tì 是“又讀”，可以取消，因為它沒有區別意義的作用。又如“機械”的“械”字，過去也有兩讀：xiè 和 jiè，在某些方言中也有讀 gài 的，現在的字典中採取了 xiè 的讀音。為什麼呢？這和古反切有關。“械”為胡介切，古為“匣”母字，古匣母字在今音齊撮兩呼的前面都已變為 x 了，所以“械”字當讀為 xiè。將“械”讀成 jiè 或 gài，可能是受偏旁“戒”的影響。還有個“疾”字，過去也有 jí 和

① 方括號裏是國際音標，不加括號的是拼音字母。下同。

ī 兩讀，現在的字典一般採取陽平一讀。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它的反切是“秦悉切”，屬全濁從母入聲字，按規律當讀陽平不送氣。其他如“卡車”的“卡”字、“侵略”的“略”字、“打五更”的“更”字等，讀法歷來有分歧，要確定哪種讀法合乎規範，找歷史根據是很重要的一條。而要找歷史根據，就必須懂得音韻學。除上面舉的那些例子外，還有些破讀的字，哪些該破讀，哪些不該破讀，這也是需要音韻學知識的。

第三，調查方言、推廣普通話也需要學習音韻學。大家知道，漢語方言很複雜，但是這些方言又是歷史形成的，所以普通話和方言之間都有對應的關係。這種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對應關係，我們在實踐中當然也可以找到一些，如普通話聲母為 j, q, x 的字，在廣東梅縣話裏往往讀 g, k, h。學了音韻學，我們可以更自覺地去掌握它。例如“堅、牽、掀”三個字，普通話讀 jiān, qiān, xiān，梅縣話則分別讀為 giān, kiān, hiān。似乎可以從中找到一條規律，即梅縣話讀 g, k, h 的齊齒呼字，普通話念 j, q, x，這確實有不少例字。但不能包括全部情況。例如“箋、千、先”三個字，普通也念 jiān, qiān, xiān，梅縣話就不讀 gian, kian, hian，而讀作 ziān[tsian], ciān[ts'ian], siān[sian]了。可見，普通話的 j, q, x，並不完全跟方言的 g, k, h 相對應。同樣如“精、清、星”和“經、輕、興”，普通話讀音完全一樣，而在某些方言中則讀音不同，前者的聲母讀 z, c, s，後者的聲母往往讀 g, k, h。可見普通話中的 j, q, x 不光和某些方言中的 g, k, h 相對應，而且還和它們的 z, c, s 相對應。這種情況的產生，是由於它們歷史來源不同。前者是從古代的 z, c, s 變來的，後者是從古代的 g, k, h 變來的。南方一些方言如梅縣話保存了古代的讀音，到普通話中就發生了分化和合流，這種現象只有從歷史的角度才能解釋得清楚。當然，這是比較簡單的例子，還有比這更複雜的現象。比如說，普通話“利、例、歷、栗、立”五字的讀音相同，即都念 lì，而在廣州話

中，這五個字的讀音則完全不同，分別是[lei]、[lei]、[luk]、[loet]和[lap]，韻母都不一樣。聲調也不相同：前兩個是去聲，後三個是入聲；同是入聲字，收尾也不相同。這五個字音，歷史來源本不一樣，在《廣韻》分別屬於至韻、祭韻、錫韻、質韻和緝韻，廣州話讀起來有分別，說明它保存了古代的讀音。相反的情況當然也是有的，如“因”[in]和“英”[iŋ]，普通話讀音不同，而某些方言就沒有分別。不光湖北、湖南如此，四川、山西、浙江、福建方言也多相混。這種普通話和方言的分歧的複雜現象，只有從音韻學上才能得到科學的解釋。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就是採用一個古音的體系，具體說就是《廣韻》音系。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調查方言，利用這個音系可以作古今的比較說明，便於尋找語言演變的規律。

（二）音韻學對於學習和研究古代漢語及漢語史的作用

我們知道，不論是現代漢語還是古代漢語，都是由語音、語法、詞彙三個要素組成的。所以學習古代漢語，只瞭解它的常用詞，只掌握它的詞匯，只懂得它的語法，而不瞭解它的語音，那還是不夠全面的，更談不上學透了。

學習古代漢語，首先要運用許多工具書，其中不少是按照古音編排的。比如康熙年間編纂的《佩文韻府》，就是按“平水韻”韻目的次第排列的。依“平水韻”編排的工具書還有阮元的《經籍纂詁》、劉淇的《助字辨略》、朱起鳳的《辭通》等。王引之講虛詞的《經傳釋詞》則是按照傳統的三十六字母編排的；而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又是按照古韻十八部纂輯的。另外，舊的《辭海》、《辭源》雖然是按二百一十四部首編排，但要充分利用它，也要懂古音才行，因為它們是用反切注音的。如“一”字下注“依悉切，質韻”，這裏不光用反切注音，而且還注出了“平水韻”

的韻目。要拼出它的反切讀音來，要懂得什麼叫質韻，就必須瞭解音韻學。專供學習古代漢語用的《辭源》修訂本還特別把《廣韻》的反切和聲韻調注出來。又如查《康熙字典》時，我們會發現，它還採用了《唐韻》、《廣韻》、《集韻》、《洪武正韻》、《古今韻會（舉要）》等韻書的反切。這些都是音韻學要涉及的內容，所以不懂音韻學就無法充分利用這些工具書，就會妨礙我們對古漢語的瞭解。

其次，一種語言的三個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詞彙、語法都和語音有密切的關係。比如說，有些詞字形是一個，現在的讀音也相同，但意義不一樣，再進一步瞭解一下，古代的讀音實際上也不一樣。如“易”字本有“難易”的“易”和“變易”（交換、交易）的“易”的區別。它們只是字形相同，實際上古代讀音也不一樣：“難易”的“易”，《廣韻》以豉切，屬去聲，寘韻；而“變易”的“易”，則是羊益切，屬入聲，昔韻。它們的聲母是相同的，但韻母和聲調本不一樣，這就是說，它們原來意義不一樣，讀音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如果對它的古代讀音有所瞭解，那麼對它為什麼會有兩種意義，辨別起來就更清楚一些。又如“奸”字古代也有兩個：一是“奸犯”的“奸”，《廣韻》古寒切，屬寒韻；一是“奸邪”的“奸”，本作“姦”，古顏切，屬刪韻。由於漢字簡化，現代奸、姦才不辨，古書上的用法是有區別的，讀音也是不同的。可見懂點古音，對我們辨析古代的詞義是有幫助的。

古書中還有一些通假字，這些通假字是文字和語音的問題，也反映了詞義和語音的關係問題。例如《詩經·周南·葛覃》的第三章：“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這首詩的內容是寫一個貴族女子回娘家的，寫她動身之前要洗換些衣物。“澣”（huàn）現在簡寫成“浣”，就是“洗”的意思。那麼“害”字在這裏又是何義呢？要是從“害”字本身來看，是講不通的。原來這是個通假字，它假

借爲“曷”，亦即“何”（什麼）。“害澣害否”是說“洗什麼衣物，不洗什麼衣物”。在上古音裏，“害”跟“曷”不光聲母相同（匣母），韻部也同屬月部。我們知道，古書裏的通假字是很多的，所謂通假字，實際上就是古人在傳抄典籍或記錄口授經書的時候寫下的同音“別字”。明末顧炎武就曾這樣說過：“讀九經自考文始，而考文自知音始。”他的意思就是說，讀經書要從考證文字開始，而考證文字，又要從考證語音開始。因爲經書裏很多問題都與語音有關。通假字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個語音問題。對於這一點，清人王念孫說得更清楚。他說：“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詰鞠爲病矣。”（見王引之《經義述聞》）這幾句話很好地說明了通假字的性質，說明了字義和語音之間的關係。但是應該明確，通假也是有條件的：兩個字必須是聲音相同或者很相近才能通假。當然這指的是古音，我們決不能用現代的語音去理解古書中的通假。某字是在什麼時候假借的，就要按照什麼時候的語音去破讀，所以叫做“古音通假”。運用古音通假的原則去研究古書中的詞義，就可以發現一些問題，解決前人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清代一些學者，正是因爲他們既懂得訓詁，又懂得古音，所以在注釋古書方面，在訓詁學方面，取得了超過前人的成就。非但古人，現代學者也有根據古音通假的原則在考釋古文字和古書方面解決了不少問題的，比如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戰國策》，其中有句話是：“今王使慶令臣曰：魚欲用所善。”（慶：人名）這裏的“魚”何義？“魚”通假爲“吾”。因爲“魚”和“吾”在古代聲母都是疑母[ŋ]，韻部也相同，都屬於上古的“魚”部。

其次，掌握了古音還可以用來考查詞源，研究漢語詞源學。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就是利用古音來研究漢語的詞源的。比如他說“背”和

“負”是同源字，兩個字都是“負擔”的意思，意義相通；古音也是相通的，都是屬於上古並母之部，雖然今音已有很大的差別。像此種情況要是不掌握古音，是看不出它們的同源關係的。

再說，古代漢語語法和音韻學的關係也是比較容易看得出來的。比如古代漢語的代詞為什麼那麼複雜呢？現代漢語中第一人稱代詞只有一個“我”字，可是古代漢語中則有“我”、“吾”、“余”、“予”，還有“朕”，另外還有用得比較少的“卬”(áng)和“台”(yí)。“台”多見於《書經》；“卬”則是在《詩經》裏常用作第一人稱代詞的，比如《詩經·邶風·匏有苦葉》第三章：“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這個“卬”就是指代“我”。我們看，在古代漢語裏，光第一人稱代詞就這麼多。這究竟是個什麼問題呢？如果我們從語音上去分析，就可以發現，這些字實際上可能就是一個詞的歷史的或地理的不同讀音與寫法：從上古音來看，“我”、“吾”、“卬”的聲母都是[ŋ]；“余”、“予”、“台”、“朕”的聲母也相同，都是[d]。它們的韻部也是比較接近的。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上册)中就把上古漢語的第一人稱代詞分為[ŋ]與[d]兩系。這就是說，這是個古今方言的音變現象。豈但古代，現在也還存在這種情況，如第一人稱代詞的“我”字，各地的方音就有種種不同的讀法，有的還有不同的寫法，實際上都是一個意思，大都是“我”的一聲之轉。

(三) 音韻學和其他學科的關係

首先談談古典文學和音韻學的關係。我們知道，要瞭解古代的詩歌、韻文，就需要音韻學的知識，這個問題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韻文、詩歌的特點就是講押韻，講平仄的。而押韻是一種歷史現象，就是說，每一個時代的詩人，一般是按照他當時的語音系統來選字押韻的，所以我們要瞭解某些詩歌和韻文的用韻，就要懂得那個作者所處的時代的

語音系統。當然有一些詩歌古今讀起來都是押韻的，像王之渙的《登鶴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裏的“流”和“樓”，古代押韻，現代也是押韻的，再往上推，推到《詩經》時代，這兩個字也是押韻的。但是我們經常碰到的多數情況是，古代押韻的，現代讀來不諧和了，像李白的《玉階怨》就是這樣：“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這首詩的韻腳是“襪”和“月”。今天北京人念起來肯定是不押韻的，一個韻母是 ua，一個是 üe，怎麼能押韻呢？不僅北京，現代好多方言區的人讀起來也不順口了，只有少數地方，如山西晉城話、廣東梅縣話、福建廈門話才是押韻的。梅縣話“襪”念[mat]，“月”念[ɲiat]；晉城話“襪”念[waʔ]，“月”念[yaʔ]；廈門話“襪”念[beʔ]，“月”念[ɲeʔ]。現代普通話和許多方言讀起來之所以不押韻，主要是語音發生了變化。像這種情況並不是個別的，實際上“襪”和“月”在唐代是屬於同一個韻的，《廣韻》在入聲月韻。現在我們讀起來不押韻，是因為許多方言都沒有入聲了，韻母也變得不同了，有的雖有入聲，主要元音也發生了變化。這是說的唐詩，若是更早一些的韻文，現在讀起來不押韻的情況就更多，比如屈原的《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韻腳“風”和“林”，就現代普通話來說，前者韻母是收[-ŋ]的，後者韻母是收[-n]的，而廣東方言讀起來則是一個收[-ŋ]，一個收[-m]。不止現代方言不押韻，在唐宋時代的人讀來，就已經普遍不押韻了。《廣韻》裏，“風”和“林”分屬於兩個韻，“風”在東韻，“林”在侵韻。只有瞭解了上古音，才能知道它們是怎麼押韻的，因為在上古音裏，“風”和“林”同屬侵部。

除了韻文之外，古典文學裏的字義的考證，也是離不開音韻學的。可以說音韻學是基本功。不少研究古典文學的前輩專家，像聞一多、游國恩等先生，在音韻學以及文學方面的修養是很深的。他們運用考據

學去進行古典文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個優良的傳統值得繼承下來。

不惟研究古典文學的是這樣，研究中國歷史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中國經濟學史的，甚至中國法律史的，也需要音韻學方面的知識。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凡搞古代的東西，就要讀古書，就要學習古代漢語；而要學習古代漢語就要碰到字的形、音、義的問題。至於古典文獻的整理，就更離不開音韻學這個重要的工具了。

有人會問，學習音韻學既然這麼重要，那麼有沒有辦法把它學好呢？有的！下邊我們就要講這個問題。

第三節 音韻學的學習方法

有人問，學習音韻學難不難？我們說有難的一面，也有容易的一面。說它難，是因為學音韻學和學別的學科不一樣。如古典文學、現代漢語等，過去我們都多少接觸過，而音韻學則是第一次接觸。更麻煩的是，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又沒有一套科學的記音工具，用不拼音的漢字去描寫語音，去分析漢字的讀音，就少不了要創立一套專門的術語，因此也就不免要給我們帶來一些困難。再加上過去的人講音韻學、解釋音韻學上的名詞術語，常常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好多概念既含混又玄虛，甚至於一些著名的音韻學家，也免不了犯這種毛病。像清代音韻學家江永在他的《音學辨微》中解釋平仄時就曾這麼說：“平聲音長，仄聲音短；平聲音空，仄聲音實；平聲如擊鐘鼓，仄聲如擊木石。”本來平仄是不太難懂的東西，經他這麼一描寫，倒是叫人難以捉摸了。此外有人甚至還用“五方”（東西南北中）、“五色”（青白赤黑黃）、“五行”